



· 未来艺术丛书 · 孙周兴主编

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安瑟姆·基弗
与克劳斯·德穆兹的谈话



[德] 安瑟姆·基弗 著
梅宁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未来艺术丛书 · 孙周兴主编

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安瑟姆·基弗与克劳斯·德穆兹的谈话

ANSELM KIEFER

〔德〕安瑟姆·基弗 著

梅宁 孙周兴 译

TO
16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 (德) 安瑟姆·基弗 (Kiefer, A.) 著;

梅宁,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未来艺术丛书)

ISBN 978-7-100-10608-5

I. ①艺… II. ①基… ②梅… ③孙… III. ①艺术理论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9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德) 安瑟姆·基弗 著

梅宁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608-5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640×960 1/16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17.5 插页16

定价: 98.00 元

014025880

Anselm Kiefer

Die Kunst geht knapp nicht unter
Anselm Kiefer im Gespräch mit Klaus Dermutz

© dieser Ausgabe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0

本书根据德国苏康出版社（柏林）2010年德文版译出。



未来艺术丛书

主编：孙周兴

学术支持

同济大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研究所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



未 来 艺 术 丛 书

总序

在我们时代的所有“终结”言说中，“艺术的终结”大概是被争论得最多、也最意味的一种。不过我以为，它也可能是最假惺惺的一种说法。老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念叨“艺术的终结”了。黑格尔的逻辑令人讨厌，他是把艺术当作“绝对精神”之运动的低级阶段，说艺术是离“理念”最遥远的——艺术不完蛋，精神如何进步？然而黑格尔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居然有了“观念艺术”！但“观念—理念”为何就不能成为艺术或者艺术的要素呢？

如若限于欧洲—西方来说，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哲学大繁荣，可视为对尼采的“上帝死了”宣言的积极回应。对欧洲知识理想的重新奠基以及对人类此在的深度关怀成为这个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不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暴戾之气阻断了这场最后的哲学盛宴。战后哲学虽然仍旧不失热闹，但哲学论题的局部化和哲学论述风格的激烈变异，已经足以让我们相信和确认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宣判：“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不无机智地说：“哲学的终结”不是“完蛋”而是“完成”，是把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发挥出来了；他同时还不无狡猾地说：“哲学”虽然终结了，但“思想”兴起了。

我们固然可以一起期待后种族中心主义时代里世界多元思想的生成，但另一股文化力量的重生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被命名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形式。尽管人们对于“当代艺术”有种种非议，尽管“当

代艺术”由于经常失于野蛮无度的动作而让人起疑，有时不免让人讨厌，甚至连“当代艺术”这个名称也多半莫名其妙（哪个时代没有“当代”艺术呀？）——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得不认为：文化的钟摆摆向艺术了。当代德国艺术大师格尔哈特·里希特倒是毫不隐晦，他直言道：哲学家和教士的时代结束了，咱们艺术家的时代到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的音乐大师瓦格纳早就有此说法了。

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实存哲学/存在主义”本来就是被称为“本质主义”或“柏拉图主义”的西方主流哲学文化的“异类”，已经在观念层面上为战后艺术文化的勃兴做了铺垫，因为“实存哲学”对此在可能性之维的开拓和个体自由行动的强调，本身就已经具有创造性或者艺术性的指向。“实存哲学”说到底是一种艺术哲学。“实存哲学”指示着艺术的未来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宁愿说“未来艺术”而不说“当代艺术”。

所谓“未来艺术”当然也意味着“未来的艺术”。对于“未来的艺术”的形态，我们还不可能做出明确的预判，更不能做出固化的定义，而只可能有基于人类文化大局的预感和猜度。我们讲的“未来艺术”首要地是指艺术活动本身具有未来性，是向可能性开放的实存行动。我们相信，作为实存行动的“未来艺术”应该是高度个体性的。若论政治动机，高度个体性的未来艺术是对全球民主体系造成的人类普遍同质化和平庸化趋势的反拨，所以它是戴着普遍观念镣铐的自由舞蹈。

战后越来越焕发生机的世界艺术已经显示了一种介入社会生活的感人力，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关于“艺术的终结”或者“当代艺术危机”的命题。德国艺术家安瑟姆·基弗的说法最好听：艺术总是在遭受危险，但艺术不曾没落——艺术几未没落。所以，我们计划的“未来艺术丛书”将以基弗的一本访谈录开始，是所谓《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孙周兴

2014年6月15日记于沪上同济

因为我们犹如雪中的树干。

——弗兰茨·卡夫卡：《树林》

献给贝蒂娜和保罗·尤利安

目 录

前言	1
一	绘画是为认识，认识是为绘画 5
二	无聊童年——留给未来的珍宝 15
三	开启至远境界——草原和天穹 49
四	树梢、翅膀和石头上燃烧的火 75
五	巴尔雅克的雪 107
六	我解除物质的外衣而使之神秘化 113
七	我很早就对残余有一种迷恋 141
八	俄狄浦斯从负罪者转变为光明形象 177
九	我求助于自然 185
十	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223
生平资料	251
个展、专题著作和画册目录	252
戏剧和歌剧作品	257
致谢	259
译后记	261

前言

眼下这本谈话录探讨安瑟姆·基弗艺术的哲学和神学基础。基弗艺术以多重方式受到以撒·卢里亚¹的神秘主义和宇宙起源学说，以及英格博格·巴赫曼²和保罗·策兰³诗歌的启示。我们的谈话围绕着火、水、气和土等基本元素⁴，围绕着《旧约》和《新约》中的叙述（Erzählung），以及在佛教思想中起核心作用的空。在日本哲学中，“空”（Ku），即空虚，乃是第五个元素。“空”也是基弗艺术的一个核心元素，即世界与大地之间的“空”。我们的谈话追踪一切过去之物的复返或轮回，追问德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对基弗关于浩劫（Shoah）的深入研究进行专题讨论——尤其是通过基弗对策兰诗歌的“回应”。

我们的谈话始于2003年春天（维也纳），历经多年，在2008年末移至巴尔雅克⁵，在基弗搬到巴黎后则在法国首都继续进行。这些谈话可以单篇阅读，也可以按时间顺序来阅读。起点已经在某个角度上给出了方向。2003年5月，在一次由克劳斯·米歇尔·格吕贝尔⁶导演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2003年，城堡剧院）的晚间排练后，我跟安瑟姆·基弗讨论了他对这个剧本的阐释，讨论了舞台和服装设计。半年以后，我旅行去参加那不勒斯圣·卡罗剧院的《厄勒克

¹ 以撒·卢里亚（Isaak Luria, 1534—1572年）：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² 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 1926—1973年）：奥地利女诗人，被视为战后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代表作有诗集《被缓期的日子》（1953年）、《大熊星的召唤》（1956年）等。——译注

³ 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年）：战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犹太人，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诗人本人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代表作有《死亡赋格》等。——译注

⁴ 这里列出基弗探讨的四大元素，即火（Feuer）、水（Wasser）、气（Luft）和土（Erde），加上后面提到第五元素“空”（Leere），为基弗艺术的五大元素。——译注

⁵ 巴尔雅克（Barjac）：法国南部地名。——译注

⁶ 克劳斯·米歇尔·格吕贝尔（Klaus Michael Grüber, 1941—2008年）：德国著名导演。——译注

特拉》(Elektra) (2003年)的最后排练,基弗又对格吕贝尔导演的戏剧的舞台和服装设计做了筹划。戏剧性问题处于本书计划的开端,并且贯穿全部谈话。

基弗的作品受到一种“残余美学”¹的烙印,被嵌入这个视域中的,是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艺术生产的思索。对基弗来说,艺术家乃是“一个持续的没落者(Untergeher)。他永远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始终只能围着酒罐转,当他要接近酒罐时,他就像恩培多克勒那样掉进去了”。

在对灵知(Gnosis)和犹太神秘主义进行一种深入辨析后,基弗专心致力于圣母马利亚学(Mariologie)的问题,为展览“马利亚穿越一片荆棘林”(2008年)重新接过了早在3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的若干工作。基弗在其画作和装置中探究了变换的能量。被侵蚀的地层和凝固的关系的一种可以说是火山式的爆发,以及物质的移位和转换,贯穿基弗的全部创作。这些主题最后在以《棕榈主日》²(2006年)为题的画作和装置中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表达。

基弗的宇宙隐藏着诸多世界和迷宫,它们在我们的谈话中未能全部得到专题讨论。当然,我们进行的谈话有望把基弗艺术创作的若干个基本主题表达出来,引导我们的谈话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们只能根据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他那些无比丰富的作品。同时,我们的谈话探讨了基弗的艺术学和文化学立场,他的工作和他的世界观。基弗的信条隐藏在一个矛盾中:“我解除物质的外衣而使之神秘化”。

克劳斯·德穆兹
2010年春于柏林

¹ 此处“残余美学”(Ästhetik des Restes)似也可译为“废墟美学”,但在基弗这里,“残余”(Rest)比“废墟”(Ruinen)更广义。——译注

² 棕榈主日(Palmsonntag)或可译为“棕榈星期天”,指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注

2003—2009 年谈话

一 绘画是为认识，认识是为绘画¹

德穆兹：基弗先生，您是1945年3月8日出生的。当您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脑海里浮现出何种景象呢？

基弗：1945年3月还是战争时期。我的成长地多瑙厄申根，一个交通要道，当时正遭到轰炸。法国人进来了。我是在医院的地窖里出生的。为了不让我听到炸弹声，我父母往我耳朵里塞了蜡，就像奥德修斯。炸弹是我童年的塞壬²。

德穆兹：您还是婴儿时，你把父母喂给您的鲜牛奶全吐掉了。您父母很担心您会因营养不良而夭折。

基弗：没有哪个婴儿受得了鲜牛奶。我是差一点夭折了。除了我婴儿时差点儿饿死，其他一切都算正常。那时候，触目可见都是废墟。我们隔壁的房子被炸得粉碎。但我丝毫不觉得这些废墟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

¹ 本次谈话的节本以“人是恶的”为题，刊于《时代》周刊（2005年10月）。——原注

²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杀经过的船员。——译注

转换、骤变、变化的状态。大城市里所谓的废墟清洁女工（这个名字在今天几乎已经是一个神话概念了）所清理的石头，被我用来自造房子。废墟总是一种新的建造的开始。

德穆兹：1947年，波兰画家、导演塔多兹·康托¹在华沙看到一座被炸毁的桥时，曾经谈论过“未来的陈词滥调”。

基弗：废墟本身就是未来。因为存在的一切都消失了。《以赛亚书》中有一章非常精彩，其中写道：“在你们的城市上面草将生长。”这句话总是让我着迷，在我小时候就让我着迷了。这句诗，这个事实，人们同时看到了两者。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预见上面的事物具有一种同时性。他看到了城市以及城市上面的其他层面，即草和另一座城市，草和又一座城市，延绵不断。

德穆兹：您的名字是谁取的，您父亲还是您母亲？

基弗：我想是他们俩一起取的。在那个时代，像画家安瑟姆·费尔巴哈²这样的古典主义艺术家备受尊重。人们给孩子起名，名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他的生活——要么作为对立面要么作为仿效。我后来就十分关注费尔巴哈家族，关注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³。这个费尔巴哈家族在德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超过了两代人。这个家族里有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史家、一个考古学家，以及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今天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但他当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当时成就卓著，在德国是一位大明星。这个费尔巴哈是一位革命者；另外还有一个费尔巴哈，则是重要的法学家。

¹ 塔多兹·康托（Tadeusz Kantor, 1915—1990年）：波兰画家和导演。——译注

² 安瑟姆·费尔巴哈（Anselm Feuerbach, 1829—1880年）：德国画家，新古典主义和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因长期生活在意大利，也被归为德国罗马画派。主要选择希腊神话故事为绘画题材，努力把古希腊典雅的理想和永恒的古典形象渗透进19世纪的人物画中。——译注

³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年）：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译注

德穆兹：您在大学里最初读的是法律。

基弗：我当时想，我不需要上美术学院。艺术需要一种综合的天赋。我读了法律，因为我对法律语言很感兴趣，而且我认为，我们全部的共同生活都是建立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用心研究过国家法学家，像霍布斯、孟德斯鸠等。我对法哲学很有兴趣，但我从来不想成为一个法学家。我参加过讨论班，经过正规的学习，而不只是简单地听听课。

德穆兹：您的名字是不是也让您想起安瑟姆·坎特伯雷¹呢？这位中世纪神学家写过一本著作，叫 *Cur duos Homo*，即《上帝何以成人？》。

基弗：在天主教传统中，安瑟姆·坎特伯雷是非常有名的经院哲学家。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上帝为什么不是干脆就听之任之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笑）。

德穆兹：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基弗：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我也不知道。其实，在一切宗教里，尤其是在犹太教中，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某物存在？上帝确实是完满的。在基督教神学和神话学中，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极有争议的。我认为，在基督教神学中，神正论，即对上帝的辩护，一直都是十分陈腐乏味的。在犹太教神秘主义中，这个问题倒是促发了一些特殊的理论思索，总是给我很多启示。

德穆兹：在基督教神学中，恶是通过人的自由而出现在世界上的。人也可以选择违背上帝的爱。

基弗：然而上帝创造了人。人这种动物是极其恶的，是有可能极其恶的。

¹安瑟姆·坎特伯雷（Anselm von Canterbury，1033—1109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家，唯实论代表。——译注